

# 再论“心主神明”与“脑主神明”

刘兴仁 (北京中医药大学 北京 100029)

**关键词:** 脑; 神明; 奇恒之腑

关于脑的概念与形态, 以及心、脑与神志的关系, 近年来有较多的论文见诸各类杂志。其中争议颇多, 尤其是神志活动归属于心还是归属于脑的问题, 引起了激烈的论辩。学术问题, 贵在争鸣, 故就此问题再进一步进行辨析, 以就正于同道。

## 1 脑的概念与形态

《内经》认为, 脑为奇恒之腑之一, 是髓聚汇之处。《灵枢·海论》说: “脑为髓之海, 其输上在于其盖, 下在风府。”《素问·五脏生成》亦说: “诸髓者, 皆属于脑。”

关于脑的生成, 五版《中医基础理论》认为“脑居颅内, 由髓汇聚而成”。其理论依据即“诸髓者, 皆属于脑”、“脑为髓之海”。按此说可商。脑为髓聚之处与脑为髓聚而成不能混为一谈。如果把“诸髓者皆属于脑”、“脑为髓之海”直释为髓聚而成, 那么《内经》中尚有“诸血者, 皆属于心”、“胃为水谷之海”之说, 亦按此逻辑释为“心由血汇聚而成”、“胃由水谷汇聚而成”, 显然是不通的。

《中医基础理论辨》指出“脑为髓聚而成”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并说: “奇恒之腑的脑, 本是指颅腔, 颅腔内藏有主精神活动, 管理感觉和运动等功能的脑”。认为这样“才与奇恒之腑的中空似腑, 藏精似脏的概念相符”。按此说指出“脑为髓聚而成”的观点不正确是言之有据的, 但却将脑直指为颅腔则为不妥。其一, 《内经》中对脏腑的划分是以其各自的功能特点为依据的, 并未指明奇恒之腑必须“中空似腑”。以后人划定的“标准”, 判定《内经》中有关奇恒之腑的是与非显然是不严谨的。其二, 假设此说可以成立, 那么奇恒之腑脑(颅腔)里又藏有一个“实质性的脑”, 成了脑中有脑, 亦于理难通。其实《灵枢·海论》中提出脑“其输上在于其盖”已经把脑与颅腔区分开来。关于脑的部位及形态, 应表述为: 脑为奇恒之腑之一, 居于颅腔之内, 为髓聚汇之处。

## 2 关于脑与神志关系的辨析

关于神志活动的产生问题, 中医、西医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西医认为, 人的精神、意识及思维活动, 是大脑的生理功能, 是大脑对外界客观事物刺激作出的反应。而传统的中医学却把精神活动归属于五

脏, 并认为与心的关系最为密切。随着中医理论不断发展, 近代西医学的渗透, 有大量的文章和著述, 探讨了脑与神志关系, 从而引发了心主神志还是脑主神志的激烈论辩。因而进一步明确脑、心与神志的关系, 不仅关系到中医理论的深入研究, 更关系到中医研究方向应遵循哪些原则以及如何处理与西医学关系的问题。

### 2.1 《黄帝内经》“头者, 精明之府”辨

不论是主张“脑主神明”或“心主神明”, 往往均以《内经》的有关论述为理论依据。如五版《中医基础理论》教材即说: “人的精神、意识和思维活动, 是大脑的生理功能, 是大脑对外界客观事物的反映, 这早在《内经》中已有明确的论述。”应指出, 在《内经》时代, 对脑的问题, 就有过争论, 如《素问·五脏别论》说: “余闻方士, 或以脑髓为藏, 或以肠胃为藏, 或以为府, 敢问更相反, 皆自以为是。”而《内经》最终将脑定为奇恒之腑, 与五神脏区分开来。再从古文字学可以了解古人对脑与神志关系的认识。如“思”字, 《书经·尧典》就有“虑深通敏谓之思”的记载。思, 古字写作“𠬞”。《说文》: “思, 容也。从心, 囟声。”段玉裁本作: “思, 容也。从心, 从囟。”并注: “今依《韵会》订。”余灏笺: “人之精髓在脑, 脑主记忆, 故思从囟。”这说明, 古代对脑与记忆的问题, 即有了较为明确的记载。

认为《内经》明确指出脑主神明最主要的依据是“头者, 精明之府”之经文。如全国高等院校中医函授教材《中医基础理论》: “脑主精神思维; 中医学对脑与精神思维活动的关系已有了较为正确的认识, 称‘头者, 精明之府’”。实际上, 我们应对这段经文有更加完整、准确的认识。这段经文出自《素问·脉要精微论》: “五藏者, 身之强也。头者, 精明之府, 头倾视深, 精神将夺矣; 背者, 胸中之府, 背曲肩随, 府将坏矣; 腰者, 肾之府, 屈伸不能, 行则僂附, 筋将惫矣; 骨者, 髓之府, 不能久立, 行则振掉, 骨将惫矣”。此处的“精明”, 即被认为是精神、思维活动。应指出, “精明”一词, 在本篇即出现多次, 但基本上是指眼睛。如本篇即有“夫精明者, 所以视万物, 别白黑, 审短长”及“切脉动静, 而视精明”的

记载。这里的“精明”则明指眼睛、眼神无疑。据此，所谓“头者，精明之府，头倾视深，精神将夺矣”，可以理解成观察眼神的变化来体察神气的盛衰，如果头部低垂，目陷睛迷，那就预示着神气的衰败。而把“精明”解为思维，似为牵强。

其实，在《内经》中神志活动归属何脏问题，已经有了明确论述。《灵枢·邪客》说：“心者，五藏六府之大主也，精神之所舍也。”

《素问·灵兰秘典论》亦说：“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可见《内经》明确是心主神志。

古人早就意识到脑与神志活动有某种联系，但《内经》最终把神志活动归属于五脏，这是《内经》“四时五脏阴阳”特点所决定的。在《内经》中，并没有完全否定脑与精神活动的关系，因为头部的口、眼、鼻、舌、耳等，是接受外界信息的重要器官，这些信息传入五脏，并由心来作出反应和判断。但把脑直指为思维活动产生的场所至少在《内经》中是缺乏有力的论据的。顺便指出，任何一门学科理论，都会受到大的社会文化背景影响，“心主神明”，古已有之。前面说过，“思”字本身就说明了这一问题。而且很多与人的思维、情感有关联的字，如虑、怒、愁、念、忘、恐等，都属心部。古代的官事制度，对医学的影响也是客观存在的，这在《素问·灵兰秘典论》里就得到了明证。而心位于胸中，为君主之官，主管神明（思维、决断），也是理之使然。而头脑在胸腹之外，各种感官成为心神的使役对象，脑成为奇恒之腑也即不足为怪了。

## 2.2 《本草纲目》“脑为元神之府”辨

几乎所有主张“脑主神明”的文章和著述，都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论据，那就是李时珍说的“脑为元神之府”。如有人认为：“脑为元神之府，意即脑是人体精神思维活动所居之处，也就是脑主元神之义”。并认为：“历来有关脑主元神的论述甚多，但大都被临床所忽略，至今尚未形成相对独立的、系统的辨证体系”<sup>[1]</sup>。还有人认为李时珍第1次提出脑与精神活动有关，谓“脑为元神之府”。查“脑为元神之府”见李时珍《本草纲目》辛夷条：“鼻气通于天，天者头也，肺也。肺开窍于鼻，而阳明胃脉环鼻而上行。脑为元神之府，而鼻为命门之窍，人之中气不足，清阳不升，则头为之倾，九窍为之不利。辛夷之辛温走气而入肺，其体轻浮，能助胃中清阳上行通于天。所以能温中，治头面目鼻九窍之病”。全面理解这段话，不难看出，李时珍是论述辛夷辛温走气可以治疗头面

官窍病的。这里并没有涉及到神志问题。再者，将元神之府的“元神”，直释为神志活动，也不甚妥。查《汉语大词典》元神条：“元神：①大神，天神。②道家称人的灵魂为元神。唐吕岩《修生诀》：‘人命急如线，上下往来速如箭，认得是元神，子后午前须至炼’”。可见将元神之府的“元神”，理解为道家所说的灵魂也不无道理。我们纵观《本草纲目》就可发现，李时珍并没有把神志活动归于大脑，而是归属于心。如《本草纲目·脏腑虚实标本用药式》说：“心：藏神，为君火，包络为相火，代君行令，主血，主言，主汗，主笑。”可见，李时珍是把神志活动明确归属于心，这一观点，还可以从《本草纲目·主治》的有关论述中得到印证，如在健忘证的治疗用药中说：“山药，镇心神，安魂，主健忘，开达心孔，多记事；人参，开心益智，令人不忘；远志，定心肾气，益智慧不忘”。在治疗惊悸证时说：“南星，心惊胆破神不守舍；郁金，失心颠狂”。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李时珍是把神志病变责之于心，从心而治，几乎没有提到从脑而治。所以只凭“脑为元神之府”，这一只言片语就断定李时珍明确指出神志活动归属于脑是难以成立的。

## 2.3 《医林改错》“灵机记性不在心在脑”辨

清代医家王清任在其所著的《医林改错》中，明确地指出：“灵机记性，不在心在脑一段，本不当说，纵然能说，必不能行。欲不说，有许多病，人不知源，思至此，又不得不说……心乃出入气之道路，何能生灵机、贮记性？灵机记性在脑者，因饮食生气血，长肌肉，精汁之清者，化而为髓，由脊骨上行入脑，名曰脑髓。盛脑髓者，名曰髓海。其上之骨，名曰天灵盖。两耳通脑，所听之声归于脑。脑气虚，脑缩小，脑气与耳窍之气不相接，故耳虚聋；耳窍通脑之道路中，若有阻滞，故耳实聋。两目即脑汁所生，两目系如线，长于脑，所见之物归于脑，瞳人白色，是脑汁下注，名曰脑汁入目。鼻通于脑，所闻香臭归于脑。脑受风热，脑汁从鼻流出，涕浊气臭，名曰脑漏。看小儿初生时，脑未全，囱门软，目不灵动，耳不知听，鼻不知闻，舌不言；至周岁，脑渐生，囱门渐长，耳稍知听，目稍灵动，鼻微知香臭，舌能言一二字；至三四岁，脑髓渐满，囱门长全，耳能听，目有灵动，鼻知香臭，言语成句。所以小儿无记性者，脑髓未满；高年无记性者，脑髓渐空”。

王清任在这里，不但肯定了脑主神志而且同时否定了心主神志的理论。对此，很多著述都给予了充

分的肯定。如有人在王清任这段论述后的按语中说：“王清任在本文中，十分明确地提出‘灵机记性不在心在脑’的论点，并列出了五官的某些生理和病理与脑的联系，举出痫、厥等病与脑的关系等；论证了脑髓的生成及其主灵机记性的生理功能。这是祖国医学在对心与脑的认识上的一大进步，也是王氏对祖国医学的一大贡献”<sup>[2]</sup>。五版《中医基础理论》参考丛书也在此写到：“至此，中医对脑的认识已提高了一大步，与近代医学对脑的认识基本一致”。有人更明确指出“灵机记性不在心在脑”的论断是科学的<sup>[3]</sup>。当然，对于“灵机记性不在心在脑”的理论，也有人提出过尖锐的批评，如《内经新论》指出：“谁主神明？这个争论逾千年的问题至今仍未解决，由于近人受西说的影响，对《内经》‘心主神明’说提出责难，主张用‘脑主神明’说取而代之。谁主神明的分歧，是中医、西医两种医学在研究人体时方法论的分歧。西医起源和发展属于科学技术的分析时代，注重解剖学，对人体科学作了一种回答，‘脑主神明’说就是这种回答的代表”<sup>[4]</sup>。

众所周知，王清任的《医林改错·脏腑记叙》主要是在解剖学的基础上写成的。王氏发现了前人没有记述的器官并纠正了前人的某些错误，这些都是应该加以肯定的。但其提出的“灵机记性不在心在脑”，从中医学理论体系看，则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因为完全用解剖生理学观点来研究中医藏象学说，本身就是不可取的。中医的藏象学说是中医基础理论的核心，藏象学说中的每一脏腑，都有其独特的含义，它不单纯是指解剖学中某个实质性脏器，一个脏或腑的功能往往概括了西医解剖学中几个脏器的部分功能，它不唯在生理上构成了独特的、完整的理论体系，也构成了相应的理法方药的独特诊疗体系。对这个理论体系，不可用单纯的解剖学方法来判断其脏腑功能的是与非，这是进行中医理论研究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我们可以作这样的设想：西医的解剖生理学已进入微观领域的细胞分子水平，构成了完

整的理论体系，如果用这种方法来研究中医脏腑，并以此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那需要纠正的何止是“心主神明”？恐怕“肾藏精”也只能改成“肾主泌尿”，“肝主疏泄”只能写成“肝主消化”，而“脾主运化”也只能写成“脾主免疫”。用这样的方法研究中医最终的结果只能是使中医的理论体系面目全非，甚至难以为继。这当然是不能接受的。

### 3 脑与神志关系研究的初步结论与启示

(1)《内经》以前，中医对脑的认识有争论。《内经》以后，中医以五脏为中心的藏象理论已经确立，神志活动统属于心也是确定无疑的。而脑为奇恒之腑之一，不能直指为思维的器官。若说脑与神志有某种联系，也只是位于头部的感官有某些感受、传递信息的功能，而作出反应和判断的仍然是五脏，特别是心。

(2)《内经》以后的某些医家虽然对脑与神志的关系提出过不同的看法，如“灵机记性不在心在脑”等，但仅是根据解剖学观点来解释脏腑器官功能，只能作为一家之言，不能作为科学的定论。

(3)就目前来说，关于神志活动归属于何脏的问题，我们仍然应该坚持“心主神明”的观点。至于脑的功能，可以讨论、争鸣，但注意不应完全用西医解剖生理学理论作为判断标准。

(4)从中医发展来看，藏象学说也要进一步完善，包括对脑深入研究。但对待此类问题，必须采取既积极而又慎重的态度，不能急于求成。

### 参考文献

- 1 刘从明. 略论脑为元神之府的理论及临床意义. 广西中医药, 1984, 7 (2): 9
- 2 王新华. 中医历代医论选. 江苏: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3. 31
- 3 谭银章. 略谈脑髓学说的形成和发展. 湖北中医杂志, 1989, (2): 35
- 4 戴统慎. 试论心主神明. 见: 王洪图主编. 内经新论. 北京: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1991. 22

(收稿日期: 1995-09-01)

## 书 讯

《实用中药速记》由陕西中医学院胡锡琴编著，陕西科技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集作者多年教学实践经验，参考各种版本中药学统编教材及有关中药书籍，充分采用对比、归纳、小结、图表等形式编撰而成。重点突出，简明实用，便于理解，易于记忆。全书共分上中下3篇，约21万字。主要突出中药的性味、功效应用，编有中药功用小结表、中药性效类同表、类同药比较表、辨证选药参考等内容。该书为中医药院校学生以及函大、夜大、自考生的必备参考书。每册售价10.50元（含邮资0.70元）；购10册以上者，每册10.00元。欲购者请汇款至：咸阳，陕西中医学院胡锡琴收。款到即寄书。邮编712083。